

雪莲花文丛

亚心文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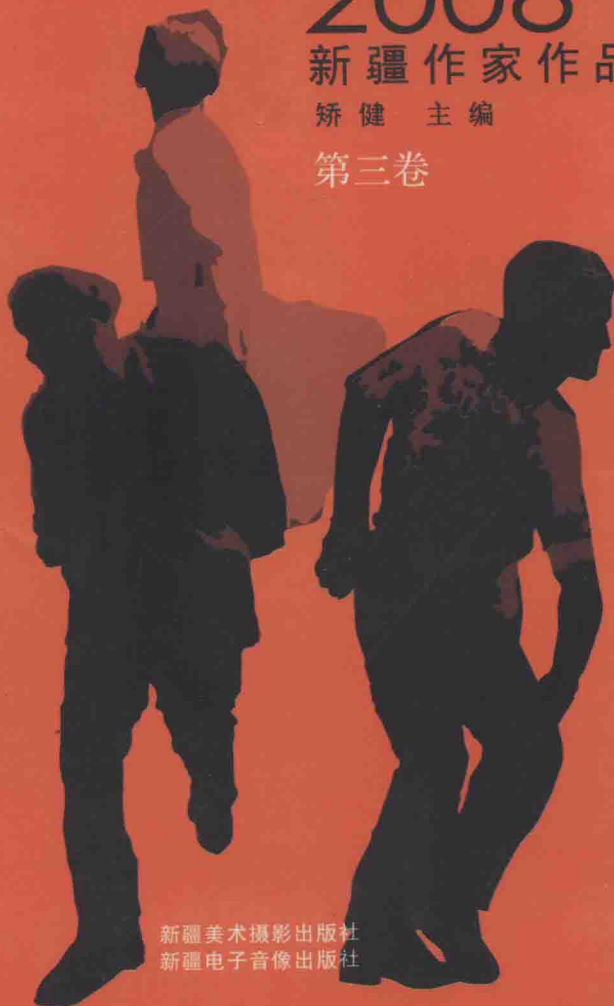
YAXIN WENCUI

2008

新疆作家作品选

矫健 主编

第三卷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雪莲花文丛

亚心文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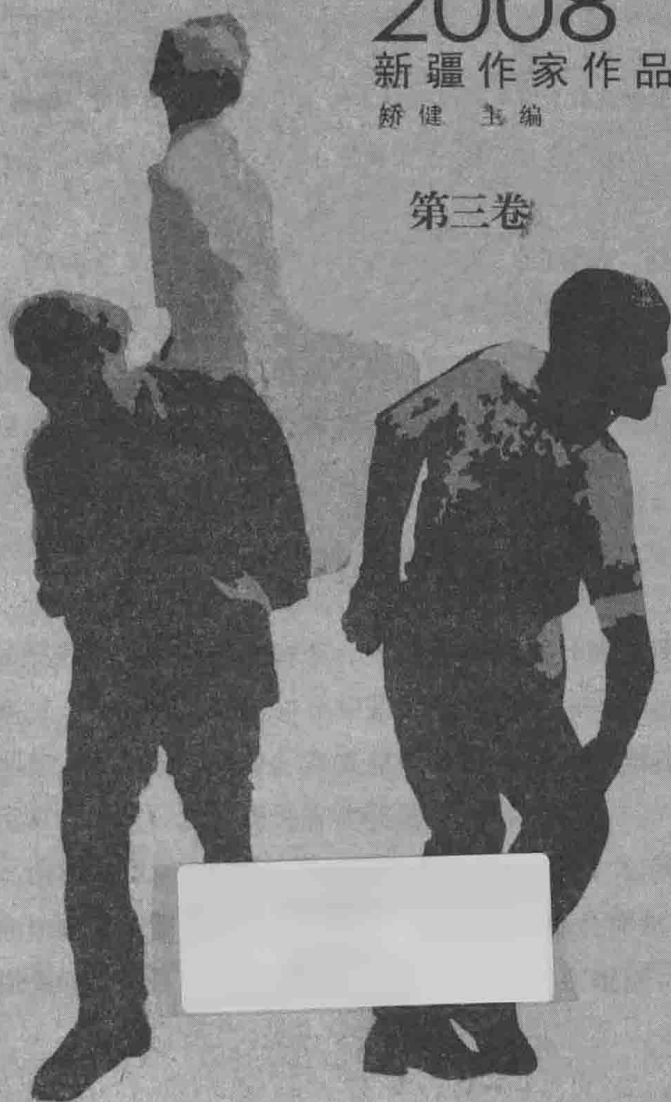
YAXIN WENCUI

2008

新疆作家作品选

矫健 主编

第三卷





帕米尔墓室里的花朵

骆 娟

骆娟 青年作家。先后出版《火焰中的翡翠》《黄金天堂》《月色走廊》《库尔勒·楼兰》等著作。

2008年3月，我来到帕米尔拜访高原的春天，这是我第四次在这片地域上漫游。随着一次比一次深入的旅行，我发现，在帕米尔，我的心情越来越狂野，同样是在帕米尔，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静。这一切都因为，帕米尔以透明澄澈的天地所赐予我的遭遇与感知。

下午时分，她们经过墓地

三月正是冰雪消融时节，雪山脚下的塔什库尔干，从县城到乡村，都在做着迎接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肖公巴哈尔节的准备。那天下午时分，在提孜那甫乡曲曼村，当我们从一户村民家出来时，发现天气有些变化。

山谷之间，大片暗沉的云团低低地飘浮着，云头上的阴霾细如丝缕却又那么沉重。巍然耸立的山脉将塔什库尔干的河流、村庄夹峙其中，沟壑纵横的灰褐色山体突兀在眼前，而那些被



土块垒墙围护起来的柳树，用在春天刚刚绽露的苞芽，洇染出的一片片暗红色泽，似乎可以凭此抵挡尚未散尽的寒气。

不远处，一位塔吉克族妇女领着孩子正在向前方行走，在山势的起伏和山岭的映衬下，她们经过那片酡红的柳林，似乎正要走进云层深处。

我不由得停下脚步，站在原地望着她们的身影。我被这样的一幅画面所触动——阴云、崇山，村落、墓地，在这偌大的时空中间，在浓浓淡淡的色泽包裹下，她们沿着村头墓地旁的土路一直从容地走着。

在新疆的许多乡村，墓地总是这样紧邻着村落，而且多数修缮得如同屋舍一般，仿佛逝者并没有走远，还能像人们可以每天眺望、经过以及想象到的那样，继续着他们的生活，只是在另一个世界。

塔吉克族妇女和孩子经过的墓地，有修建了穹顶镶贴着瓷砖，高耸而华丽的拱拜；也有的只是竖起泥塑的马鞍形状装饰，整体墓室依然保持着泥土原色。在塔什库尔干，这些墓地都是与附近的房屋、树林错落分布在背风而宽敞的山谷中，似乎这一村人在最初落脚之时就已经将生存者与逝去者的区域划定。

阴云低垂，墓地周围凝聚着肃穆的氛围。当那位妇女和孩子快要走过去时，她们停了下来，在一处竖有马鞍标志的墓址前，妇女拉着孩子一起俯身触摸墓址一角，停顿片刻后离开。我看不清那妇女和孩子的表情，但可以感觉到，在做着这个动作时，她们是平静的，或者说她们就像是在村口遇上某个邻居或者亲戚那样自然安详。

我想，这是她们在向故去的亲人致意，在这种简单的问候



之中，也许凝聚着深切的思念。只是，因为这些墓地坐落在村庄附近，每天都可以眺望，每天都可能经过，每天都默默相伴，或许可以说，这样的高原之上，宁静而封闭的生活中，生与死之间，除了时间的距离并没有太深的沟壑。

在塔什库尔干，当逝者已逝，人们终会习惯，亲人虽然离去，其实并没有走远。

在已经坍塌的墓室里，它们依然娇艳地绽放

在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人的丧葬习俗非常独特。塔吉克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墓地，一个村子的墓地通常会集中在附近的荒僻山野。逝者入葬时，人们在挽歌中表达离别、怀念和祝愿，他们最大的愿望莫过于让逝者的安息之地成为天堂，让他的灵魂得到安宁。

2007年5月，我们在塔什库尔干县瓦恰乡库拉可村走访时，塔县广电文体局局长艾不力随口说了一句，“附近塔吉克人墓室的墙上有好多‘花’”，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库拉可村的农田，爬上山坡，走进了一片墓地。

按照伊斯兰教墓葬形制，塔吉克族墓地都是长方形的竖穴石椁墓，墓地表面修筑的马鞍形泥塑饰物，寄托着塔吉克人祝愿逝者安息之后仍能与马相伴的心意，也包含着塔吉克人祖先信仰拜火教（祆教）的遗存。

对一些德高望重的逝者，家属还会专为他们修建“麦克布拉”，这在维吾尔族里称为“麻扎”，是用土砖在墓穴上砌成穹隆顶或平顶的拱拜，显出不同于普通墓葬的庄重。



在库拉可村的墓地里，这种建有拱拜的墓地数量并不多，我们在其中两处拱拜的墓室墙上看到了形态丰富的图案。

怎么形容我们初看到那些图案时的心情呢？

当我们在高原午后炙热的空气中，俯身在拱拜的墙壁上，没想到眼前竟会是一片灿烂，那些色彩、图案如阳光一般明亮，让人觉得十分诧异。

两处拱拜都是夫妻合葬墓，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木制的雕花门窗还基本保持完好，门却敞开着，拱拜顶上的木椽和草席都已残缺不全，土砖砌出的墙壁多有坍塌，与这颓败之景成为鲜明对比的便是那些壁画。

细细看去，墙上用红色矿物质绘成的壁画都是单线条的，太阳和花草占据着主要的内容。在一面墙上，规则地画着八个太阳，每个太阳的内核与向外散射的光芒都使用了不同的线条，它们所表现的都是太阳的绚丽和阳光的璀璨。在太阳的下方，是茎叶茁壮的花草，它们或挺拔健美，或曼妙卷曲，朝向阳光奋力生长着。

还有一些看似抽象的图案，线条粗犷，圆中套圆，并夹有三角形，每一幅都有着八条卷曲的线条，或者向着内心弯转，或者向外放射。我们猜测不出绘画者在为逝者描摹着什么，或许它们象征着组成帕米尔高原的八个帕（以谷地为中心的地区），或许只是绘画者用最简洁的笔墨为塔吉克人所钟爱的太阳做造型。

令我们十分不解的是壁画中的动物和人物，他们虽然被画得小巧精细，但包含有明显性别特征的人物和体态清晰的动物，这些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民族中绝无仅有的。



而我们面前的墓室墙壁上，分明有人两两配合，驾着套上耦犁的牛正在耕种，有人策马狂奔追赶着领先在前的骑手，还有一些牲畜在草地上悠闲地踱步、吃草甚至晒着太阳打盹。这与我们一路走来瓦洽乡里看到的农耕和放牧情景是多么地相似。

壁画中还有许多生活用具，比如猎枪、裕祥、水罐、酒壶酒杯还有莱布甫乐器，这些肯定与逝者生前的习惯与爱好有关，遗憾的是，我们在村落中走访，竟然找不到这两座墓室中逝者的后人，便也无从知晓有关逝者生前的行止。

在这墓葬里长眠着的女子，生前一定是娇媚如花

2008年3月，我又一次来到塔什库尔干县。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久平的帮助下，我们在提孜纳甫乡又寻访到一处绘有壁画的墓葬。

提孜纳甫乡曲西曼村有片方圆50亩的墓群，其实就毗邻着现在的中巴公路，是我们来往塔什库尔干时的必经之地。此地埋葬着一位名叫库尔察克的民族英雄，170多年前，他在反抗中亚浩罕侵略者战斗中以身殉国，至今还为塔吉克人称颂。

曲西曼村的村民木拉地带我们找到了库尔察克麻扎附近的几个平顶拱拜。在这些更显颓败的拱拜里，有着用红色和黄色两种色彩绘制出来的大片花卉，它们的枝叶粗壮得如同树木。在这些花掩映着，同样还绘有各种人物和器具。

一件色彩斑斓的花裙子，好像还带着塔吉克族女子的气息，宽袖，大摆，高领，布满着细小的花朵，在花裙子的上方还画着一个花提兜，甚至连提兜边的花穗都画得很细致。相信在这



墓葬里长眠着的女子，生前一定是娇媚如花，那般艳丽地在帕米尔的四季中绽放过。

绘画者虽然笔法稚拙，但心境自然，他不仅为逝者描绘着与他们生前一样的生活场景，甚至将他们可能有过的愿望都表达了出来。比如塔吉克女人对美的追求，男人对英雄的崇拜，在他们的世界，这样的愿望并不受生与死的阻隔。

在另一个拱拜里，因为壁画保存得相对完整，我们得以看清了更丰富的内容。在茂盛如林带般的花草旁，有两个像卫士模样的人物，头戴着盔甲，手里举着武器，深目高鼻，甚至还蓄有胡须，看起来颇为英武。

一幅幅充满着浪漫情调的壁画冲淡了墓葬之地凄凉、荒芜的氛围，反而令人觉得，似乎可以看到逝者在天国中一样拥有福足、安宁的生活，也许这是与他们相隔阴阳两界的亲人最好的安慰。

在我们的寻访过程中，这些有壁画的墓地都被专家们定义为“现代人墓葬”，却无人能说清其中更多的来龙去脉，只能希望在时间的流动中，那些墓室里的花朵始终娇艳如真。

在另一个世界，伊布拉音·布孜克依然开着他心爱的汽车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瓦洽乡面对着泽拉甫香河的山坡上，看到了一处十分特别的墓葬。吸引我们注意的它如民居住宅般的外观，还有外墙上画着的一辆大汽车。

相比我们曾经寻访过的那些“现代人墓葬”，这个墓室可以称为“当代人墓葬”了。和我们见到的那些有两个马鞍形装饰



的双人合葬墓不同，这间墓室里只有一个马鞍装饰。

在马鞍装饰的下方，是一个灯盏，还有燃烧过的新鲜痕迹。按照塔吉克族习俗，逝者的亲人会常来墓地点燃灯盏，倾吐思念。虽然面前的墓室空无一人，但我们还是被那种生死相隔之痛所触动着。

据说逝者的妻子仍生活在山下的村子里，但我们不忍去打扰她，而从整个墓室的彩色壁画中，我们也能了解到所想知道的一切，甚至更多的内容。

墓室墙壁里有一篇记述逝者生平的文字，我们的向导，瓦洽乡一位文化干事给我们翻译了那篇悼文的内容。

“伊布拉音·布孜克，1948年出生，1973年在瓦洽乡开拖拉机，后来先后

在财政局、税务局当司机。因患癌症于1989年3月11日（星期六）去世……”

相信伊布拉音·布孜克生前与妻子是十分恩爱的，因为一幅壁画上画着一位美丽的妇人，她的脸上充满着哀痛，还有大滴的泪水似在不停地流下。在其他的壁画中，有红日彤彤中的雪山、草原、湖泊、瀑布，还有羊群、鱼和花鸟，和骑着骆驼狩猎的情景。当然，墙上还绘有各种花朵，艳丽、逼真地绽放着，与塔吉克人院落中所盛开的无异。

如此丰富的内容，让我们更加直观地领悟到他们生活的美满，虽然一切都成为过去，但有这些壁画印证，相信还是有许多记忆无法磨灭，能够一直在伊布拉音·布拉克和他的亲人间传递不熄。

在相关的研究资料中，有学者认为，塔吉克人的丧葬习俗



是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学说、古代拜火教世界观和自古传承下来的习俗的混合，在内容与形式上，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一方面到多方面逐渐发展形成的。在我们的感觉中，正是因为亲人与逝者之间深切的情感，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拥有人间的一切，这种纯粹从人世间最单纯最浓烈的感情出发的愿望，才出现了这样远离了宗教约束，又有多种宗教观念相融合的奇异墓葬。

我们无法用更为简练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心情，其实那些墓室里任何一幅壁画都可以注解帕米尔高原上这奇特的现象。

比如，这座伊布拉音·布孜克的墓，它正面对着被称为“金子河”的泽拉甫香河，面对着山谷中的村落和农田，面对着整个村落的活动，就像他仍生活在此地一样，从来不曾错过任何一次日出、日落。

而在亲人和乡邻眼里，伊布拉音·布孜克依然开着他心爱的汽车，快乐地奔忙在另一个世界。



与诗相爱

田 丁

田丁 本名陶大明。1946年11月生，湖北汉川人。文学学士，副教授。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等60余万字，出版诗集《爱的涩果》《秋风如歌》《暂住人间》3部。乌鲁木齐作家协会副主席，兵团农十二师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

50年前上小学在油印校刊上发表诗，40年前在地方报纸第一次将作品变成铅字，30年前开始较多地发表诗作。2007年，在诗被自身的血“作践”和别人的手“恶搞”的背景里，在新诗长期迷茫连以新诗成名的大诗人也对新诗发问而不得实质性结论和旧体诗词被评价为“夕阳红”的形势下，在有的诗人“挺身”而出做“裸诵”秀的时节，我继出版《爱的涩果》、《秋风如歌》两个集子之后，不识时务地出版了第三本诗集《暂住人间》。而且，第四本诗集《相约来生》又已积攒了一些作品。这，既是对缪斯的虔诚，也是对自己写作的自慰与自信。

我这一生，是注定与诗相爱并且白头偕老了。

二三十年来，我为诗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失去了许多现实利益。然而，在生活的困难和生命的苦难中，又是诗，引领我跋涉和超升，将我救渡。在那些危难的日子里，一切的门



都关闭了，只有诗向我洞开。她用语言接济我，用音乐愉悦我，用形象诱惑我，用灵感照亮我，用意境陶冶我，给我爱的欢乐、美的享受，使我有智慧和勇气直面客观现实和自身，将幸与不幸都化为歌唱。因为诗，我获得了性情的陶冶、人格的修炼、尊严的补偿、生命能量的辐射。凭借诗的翅膀，我的才智得以在更广阔的天空飞翔，让我的灵魂和与之共鸣的灵魂都生动起来，回报世界一份美丽。

我用诗和写诗关爱生命。

对于生命，泰戈尔给了我参考答案：“生命是自由的不断爆发，生命的韵律就是连绵不绝地返回死亡。”这句话所揭示的生命真谛决非只有生物学的意义。生命本该是自由的运动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相对死亡，正是生命存在的形式；而绝对死亡，决定了生命的宝贵和为生命提供了辉煌的可能，也宣判了生命的黯淡和平凡。

关爱生命，需要及早地树立死亡意识。死亡意识是古今智者必须和必定具有的超前意识。树立死亡意识，不是恐惧与颓废；恰好相反，是悟彻后的潇洒、奋发和安详。约翰·济慈临死时说：“我感到雏菊在我身旁开放。”美哉！

是死亡意识及簇拥着死亡意识而来的文化知识鞭策我觉悟。

我已活满了一个完整的传统生命模式六十花甲！生命美妙而又充满苦难，相对漫长而却绝对短暂。“暂住人间”，是对人的生命存在过程的诠释，也是人生感悟的一种境界。前年回老家，和少小离家从戎的二弟一起到镇上寻找过去的印象，结果只寻得上个世纪60年代一座仓库的半片旧墙。我们悻悻地走到襄河边，看到这条养育过我们弟兄的河似乎还是老样，好不欣



慰。弟弟对我说：“你不摸一摸襄河的水吗？”我掬起河水往脸上洗了一把，又特意在岸边拾了一粒小石子揣进衣兜里。其时我心里却也暗自在感叹：“人不能两次涉进同一条河流啊！”

一切的问题都是“时间的问题”！

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不仅没能减轻甚却加剧了人类生命活动中的浮躁、焦虑，从而影响了生命的质量。面对这种存在，我别无他法，只能用写作来呼唤生命回归家园，只能用作品来抗击时间对生命的蚕食，向永恒和无限献上“暂住人间”的自我。当崇尚权力和功利的世俗目光朝我投来轻蔑，我正在为他们被膨胀的权欲、物欲所排挤了的灵魂而悲哀。我想起了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卢克莱修的诗句：“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

一个庸俗的生命必然是抵制诗的；一个愚昧的生命必然是绝缘诗的。

或许某个地方不需要诗人和诗，但是人类需要；或许某段时间不需要诗人和诗，但是历史需要。

诗人的根本特点，只是在于：在有关生命的诸多问题中，首先关注的是灵魂。然而诗人非但不可不食人间烟火，而且自觉地站在全人类的平台上感受生活，于是便清贫，便痛苦，便孤高，便受到厄运的青睐。

活着是累的，除非活得可悲。厄运和痛苦，正是一个真正诗人的必备条件之一（其他必备条件大概是足够的智慧、博大的爱心、充沛的情感）。正是厄运和痛苦，给生命预备了坚韧和高拔。厄运是瀑布上游山间溪流的曲折，构思着“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歌唱；痛苦是凤凰新生前的涅槃，孕育着生命的大乐。



爱是生命的内核。

真正的爱，是神圣的，纯洁的，博大的。她“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马克思写给燕妮的情书），使零散的世界成为和谐的整体。爱是一种能力，一种素质，一种勇敢，一种健康。爱的高度即是生命的高度，爱的质量即是生命的质量，爱的境界即是生命的境界。

而诗，是爱的结晶。

诗是诗人在爱的内驱力的作用下企图从现实的跳板腾向自由天地的心理实践的产物。她有宗教的虔诚而比宗教真实，有科学的认知而比科学灵动，有哲学的深邃而比哲学形象。写诗似乎是一种非现实的追寻，但却是真的追寻，善的追寻，爱的追寻，美的追寻。在这种追寻中，我进入了一个更贴近生命本质的现实。这种现实在我的头脑里呈现着，我看到了生活的无限美好和生命的无限辉煌。我在追寻中一步步靠近自己的灵魂，靠近无限的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

不过我仍是孤独的。这孤独像是与生俱来的，又像是文化（包括我也许不尽漂亮但全都真诚全都充满美的追求的经历）渐次输入的。这孤独并不排斥我讲课朗诵，聚会联欢，唱歌跳舞，吹笛拉琴。它潜伏在我生命的深层，使我寂寞，广袤，明亮，空灵。

包蕴着对人生和世界的独特感受和最丰富、最热烈、最深沉的爱的心灵往往是最孤独的。而那些贫乏的肤浅的心灵，必定鹜趋于自欺和欺人的热闹与繁华而终免不了泯灭于浮躁。大的孤独是对自身和人类的专注，亦即对生命全体的专注。我的孤独，是我通往妙悟的独木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说写诗是“为了更好地、更久远地生活”。是否更好地生活着、能否更久远地生活，前者凭自己的感觉，后者则不得而知。

每个人都终将离开这个世界，都无法从这个世界上拿走什么，而只能留下点什么。我能留下点什么呢？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啊！

我与诗相爱，是一种生命的自觉行为，是让生命自由地开花结果。我的诗讲究意境，追求诗意，因为我的生命需要讲究意境，追求诗意。

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自有其本质属性。这个本质属性就是诗意或者叫诗味、韵味。而诗意的居所，则是意境。写诗就是用语言创造意境。无论用什么形式和表现手法，有诗意才是诗，否则非诗。至于有人把“我最讨厌上厕所不冲便池的人”说成是“直指本心”的诗，这实在是对诗（艺术）的亵渎，是审美观的危机所致。我以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神与物游”，“独抒性灵”，这些传统的诗学观都有着其与时俱进的新的内涵。既继承我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理，又借鉴西方的、现代的表现手法，描绘“心画”，接近“妙悟”，这是我不断加深认识的创作追求。

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萨缪尔·柯勒律治说：出自心灵的，也就能进入心灵。我希望我的诗能艺术地表达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感悟与思考，展现自己珍爱生命、热爱生活、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世界，给读者以灵魂的撞击和智慧的交融。

我不是想不朽，我只是想克服虚度。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对有限的占有，而在于对无限的认识，



在于不断地创造和创造中的享受。生命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与诗相爱，让生命自由地开花结果，就是把生命奉献给自然，奉献给社会。

《绿洲》，2008年9期



思想的温度

苏小红

真正的思想是有温度的，他会让你感受温暖，他会让你感到充实。

从老师孟驰北先生——蒙古族著名学者、草原文化创始人的身上，我触摸到了这种温度。

人生何处不相逢，肝胆相照的师生情谊一朝相遇，又何须穿越时空岁月的漫漫隧道？思想的疾驰从来没有疆域，您在北疆振动思想的鹏翅，我在南海便可感受旋风的热流。

这股热流，来自巴西亚马逊地区塔帕霍斯河与哈曼欣河之间最古老的火山，19亿年的燃烧，沸点标刻着老师锤炼思想温度的恒温，大气中的物质、生物和风化通通无法破坏您的汹涌。

这股热流，来自呼伦贝尔草原抑或巴音郭楞草原上最剽悍的骏马，无边无际、无穷无尽地驰骋，自由成为老师奔跑在思想原野的目标，名缰利锁永远无法套上您高昂的头颅。

思想的深刻，彻底的淡泊，您的宇宙一片澄明。

澄明之天地，光向四面八方透射。您选取一束最强烈的光线，以全新的历史研究“心理视角”洞穿人类历史长河，照见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两大生命体的脉动、交融，心耕笔